

第三辑



瞻顾文丛

于光远 著

跨越世纪门槛

于光远

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二辑

于光远 著



瞻顾文丛

跨越世纪门槛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越世纪门槛/于光远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9

(瞻顾文丛)

ISBN 7-211-03980-9

I. 跨... II. 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377 号

瞻顾文丛

跨越世纪门槛

KUAYUE SHIJI MENKAN

于光远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2.875 印张 4 插页 27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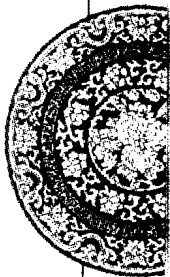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ISBN 7-211-03980-9

I·96 定价: 22.7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主催者语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样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入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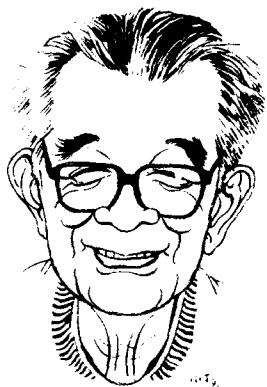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主、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时的愉快。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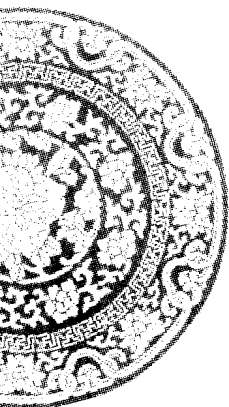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14032/04



1915年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党的青年工作、新闻工作、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1955年遴选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经济学,同时涉猎社会学、教育学诸学科。近十年来,开始从事一些文学写作,已出版的散文集有《古稀手记》、《窗外的石榴花》、《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两集)、《碎思录》等。

于
利
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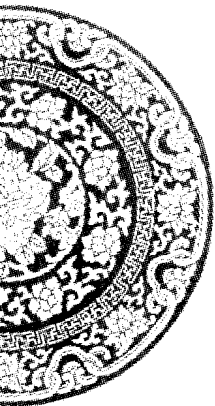


目录

瞻顾文丛
▲

▲ 跨越世纪门槛

- 1 本集导游
——读了本篇你就知道这本集子是些什么内容
- 92 1999年7月3日我的一封公开信
- 94 最充分地适应时代
- 99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
- 103 呼唤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 107 我只是不接受“必须”两字
- 110 在发展教育产业与扩大内需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 113 坚决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 116 讲一点“教育的教育”的重要性
- 120 关于《学习》杂志错误事件
- 128 “文革”中本人挨打的一件档案
- 136 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之后
- 140 关于余秋雨，再写一篇
- 145 走近邓小平
- 159 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
- 170 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词
- 174 胡耀邦与科学精神
- 183 胡耀邦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 195 初识陈伯达
- 216 我想写这样一篇《胡乔木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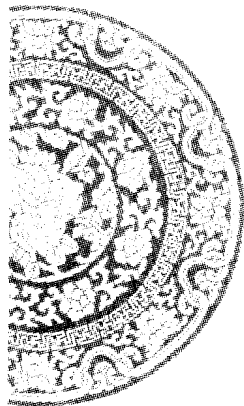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跨
越
世
纪
门
槛

2

- 221 我想对周扬做一点科学研究
- 226 我不抱彻底研究周扬问题的目的
- 229 建议《炎黄春秋》开一个“故纸堆”的栏目
- 233 忆蒋南翔
- 251 忆杨学诚
- 261 老同学钱三强、何泽慧的一段佳话
- 265 他已经是个跨三个世纪的大学者
- 267 《双桥集》和张舟萍
- 273 重印艾思奇《大众哲学》序
- 279 我参加了开国大典
- 282 老话不能不说
- 285 崇尚真实 崇尚独立
- 287 自力更生 八方求援
- 291 宁波三日
- 305 同《贵州日报》、《贵阳晚报》记者的一次谈话
- 309 沿海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
- 311 丽江 48 小时
- 318 东山游
- 323 夜游本溪水洞
- 326 京东河北三河有个燕郊
- 328 《津沽百年》读后
——日记一页
- 330 中国也应该有味觉研究的专家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
跨
越
世
纪
门
槛

- 333 回答有关烹饪的几个问题
- 335 与周雁翎谈茶文化
- 340 我只好自己来庆祝中国啤酒工业
诞生 100 周年
- 343 元宵灯节话灯谜
- 346 在休闲产业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
的讲话
- 350 反对伪科学八条
- 35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354 现在这样的好老师多不多
- 360 我入中国作协的先决条件
- 362 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七则)
- 366 《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七例)》
后记
- 370 话说“打擦边球”
- 372 很有意思的成语(两篇)
- 375 快活的哲学家
- 377 老笔记本抄
- 380 很成功的会议和我失败的发言
- 389 我对《饥饿的女儿》的一些“议论”
- 392 看成“拿皇上找乐儿”就好
- 397 日记与日记体裁的文章
- 399 金岳霖说不讲逻辑是“骂人”的
话, 对!
- 402 向亲友们祝贺 2001 年和辛巳新春
的贺年信

本集导游

——读了本篇你就知道这本集子是些什么内容

满子兄主编“瞻顾文丛”，邀我入盟。由于近年来实在没有写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文章，不敢从命。事不过三，经满子兄多次说服和鼓励，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1999年7月到2000年12月这一年半时间自己写的“随笔”，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找出来编在一起，拿给大家看看。我想这么做，至少可以向人们汇报我一年半的写作生活，取得读者们的帮助。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何满子、李时人合撰的《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从中得到启发，想在这本集子的最前面写一篇有关所收入的文章的背景的文字。有这样一篇东西，似乎可以补救一下仅仅收集若干篇文章之不足。它既可以使读者在读文章时容易明白所写的意思，同时它还可以对文章写成后想补充的意思写进去，可以暂时不必另写文章。

对这个想法我没有把握，写信向满子兄请教。他在回信上说，“为所作的文字解题，是中国文化原典以来的传统，且是提纲挈领的优良传统。《诗三百篇》的《毛序》，就是解题。《春秋》三传，先经后传，经是解题，传是详叙。这类办法今人都已忘却。你重新拾起，转成新鲜。很好。”有他





这几句，我的胆子就大了。结果我就写成三四万字的一大篇文章，放在这本集子最前面，并称之为“本集导游”。这四个字也是满子兄提示的，连副标题也是他设计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大家方才已经看到了。用一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语言，我是“从善如流”。本来这些都是很“善”的建议，为什么不“如流”般地去“从”呢？当然事情的本质是彻底地偷懒，吃何满子给我吃的现成饭。有现成饭可吃，不亦舒服乎！

上面我说准备把自己一年半写的“随笔”收集在一起向出版社交卷，因此觉得需要对我所说的所谓“随笔”作一点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广义的散文，除韵文外，都可以叫散文；狭义的散文几乎就是现在大家说的“随笔”的同义词。但散文也好，随笔也好，总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文体，对它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说法。

关于散文，法国作家莫里哀，在他的一出话剧里讽刺剧中人若尔丹先生说，这位若尔丹先生嘴里讲了一辈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这里的“散文”只有“非韵文”一个特点。其实没有起码的文学水平是称不上散文的。莫里哀决非认为，所有会说话的人都是散文的作者。只有在李辉要我向“金蔷薇丛书”提供一本文集时，自嘲地把本人比作这位亲爱的若尔丹先生。

关于随笔，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在1571年开始写作他的《随笔集》，并出版了两卷。从1571年起到1592年逝世长达20年的岁月中，蒙田一直断断续续写他的随笔。《蒙田随笔全集》是蒙田去世后由德·古内小姐集大成的。蒙田此书书名有多种汉译，除《随笔集》外，还有译作

《试笔集》的。蒙田使用的是法语 *essai*，此词英语中是 *essay*，源自拉丁文的 *essay*，本义就是“尝试”，“试笔集”在字面上更符合本义。但是译成“随笔”也很好。因为蒙田的“随笔”文体自由，确为前人所未曾尝试过的；内容、长短都任意抒写。他读书后的感想、理解、评论，他到各国旅行中的见闻，他自己冥思苦索得出的人生哲理、格言警句，都写进他的随笔集中，内容极为广泛。同时他的文章有的很短，有的非常长。短的简练明快，长的娓娓道来，均富有感染力。蒙田是随笔这种文章的“老祖宗”。虽然后来的随笔写得都比较短，可是在蒙田那里是不问长短的。我说“随笔者，自由之笔也”，表明我欣赏“随笔”这种文体的特点——自由。但是我实在没有几个文学细胞，写不出什么可以视作文学作品的随笔。我是学数学、物理学出身的，自知本人所写的东西逻辑性尚可，没有什么文采。随笔有其最低的要求。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够得上文学作品的随笔——或者达到随笔最低要求的很少很少。有些文章称之为短论或者杂感也许可以，把它们叫做随笔就勉强了。尤其这一年半写的东西，许多实在算不上随笔。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出适当语言，就把它叫做“随笔”——带有引号的“随笔”吧。这样的“随笔”就只有较“自由之笔”一个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蒙田的《随笔集》，以上所写是根据他人介绍，我想把蒙田《随笔集》找来看看。

（一）我要现代化

我有一个惯例，每到年底都要写一封贺年信给诸亲朋好





友，向他们汇报过去一年我的情况及在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我的设想和计划。1998 年底我写了第十三封这样的信之后，破例在 1999 年的 7 月 3 日我的生日前夕，发了一个“号外”。发这个“号外”的中心意思是，到 2000 年世界就要进入 21 世纪，在 20 世纪末，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在新世纪中，世界将有极大的进步。不说生产关系、政治与法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只从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来说，如果说 20 世纪末世界知识经济的时代已初见端倪，那么在将来的一百年中，真不知道会变化到什么程度。前几年我感到自己“年老迟钝”，不愿意在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上来一个“现代化”。进入 1999 年后，我逐渐认识到自己这样下去不行。前几年许多朋友纷纷使用电脑，他们换笔、上网，而我自甘落后。现在我决心改正。我想到这件事情没有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容易做到的。于是决定在我 84 岁生日前夕，发这样一个“号外”，把我的这个决心告诉亲友们。我说今后自己打算和电脑、网络等打交道。我这么宣布产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生产力经济研究会，在它 8 月 8 日印发的《会讯》上，用《于光远：我准备“现代化”》为标题登出了我的那封信，并报道《于光远在本会网站设专栏》（我曾和他们说起过，我想在他们的网站上开一个“于光远谈教育问题”的专栏，并感谢他们的支持）。我的女婿在我 84 岁的生日那天，送我一个“大哥大”。这个“大哥大”，再加上好些年前上海一个产权交易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时赠我的一件红马甲（这个交易所的副总裁许学武最近写信告诉我，这个交易所从只经营城乡集体企业变化为经营全部国有企业。2000 年交易额 480—490 亿元人民币，为赠我红马甲

那年的几十倍)，于是我就“身穿红马甲、手持大哥大”，居然也有了一副现代商人的架势。

从1999年7月到年底，我的“现代化”进展很不理想。在1999年底写的第十四封贺年信中，我把《于光远谈教育问题》专题栏目的网址www……告诉了大家。接着有两家大报——《广州日报》和《北京青年报》还作了报道，把我的网址告诉了他们的读者。于是就有人按照那个网址跟我联系。可是因为我和那个研究会都缺乏关于办网站的经验，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的这个网站，似乎一直没有能够按预定的时间开始运作。因此这个专题栏目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出。有不少人按照他们看到的我的网址同我联系，当然没有成功，我收到好几封信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这个专题栏目我还是要开的，但一定要网站开通运行以后再“广而告之”了。

2000年7月我85岁生日时，有人送我一台电脑，又有人送我一个掌上电脑，于是我开始在电脑上学打字。现在我可以说不换了“笔”。不过毕竟年老迟钝，加上我的右手食指动过手术，鼠标抓不好，我只能用右手按住鼠标，左手食指“戳”键盘。我“戳”得很慢。如果要抄录什么，我是不行的。但是，我在写文章时，由于边想边戳，效率还是比手写高。这篇《本集导游》的文稿就是“戳”出来的。不过，我决心慢慢地学，争取熟练一点。我自己觉得动手操作真笨，但是因为自己成功地换了笔，也真有点得意。

我觉得我不仅在工作上向现代化前进了一步，而且思想上的现代化也随之前进了一步。



(二) 社会问题研究的五层次课题说

在1999年12月20日写的贺年信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的学长钱伟长（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上学时，他比我高一个年级）要我挂一个“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名誉院长”的衔头，并要我在全院大会上发表一个“就职演说”。那次我发表了一个社会问题研究的“五层次课题说”。这五个层次的课题是：（1）中心课题；（2）重大课题；（3）重要课题；（4）一般课题；（5）小课题。我认为在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中，把全部研究课题作这样一个区分，会有好处。对这一个思想，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番。再一想，这样做，我就真正犯了一种职业病——“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我早就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科学处处长，也早就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何必再去做这种指导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事？在这件事情上，我这么“点”一下也就足够了。也许有某种机会，社会科学管理工作的机关，愿意听听我这方面的意见，那时我再说它一通。因此，本书中不编相关文章，只出一个题目。

我认为今天我们要研究的中心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问题”。我说的“时代问题”，就是要回答今天世界究竟处在怎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特征，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对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对这个时代究竟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时代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它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有从本国来看的时代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的时代决定性的影响下，我们中国又处在怎么样的时代？我认为这个课题，是高于许许多多重大课题的、成为研究这许许多多重大课题的前提的“中心课题”。

重大课题我想会有几十个。如何发展我国的经济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大课题”（其中还可以包括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商业、发展交通运输业、发展金融业等子课题）。如何坚持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解决好我国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改革和分配制度，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大课题。如何扩大对外经济开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本质上也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可以单独视作一个重大课题。属于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大课题，上面所写是按照部门列举的。发展区域经济方面，比方“中国西部大开发”就应该归入重大课题。“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个课题包括的范围很广。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全国大开发可以看做一件事。中国海洋问题研究，也应该视作重大课题。我们国家某一个地区——比如上海经济发展，的确十分重要，但是否一定要列为重大课题，可能看法不一致。因为发展广东、江苏、四川等省的经济，也很重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使经济事业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又是一个重大课题。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从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来说无疑也是一个重大课题。对发展和改革我国教育事业是一个重大课题的认识也必须提高……

重大课题比较多，我不能一一列举。





上面我把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而把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等看做这个重大课题的子课题。看来把它们分别作为重大课题更好。关于我们中国国土经济的研究，也不能只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去研究，看做一个重大课题；开发保护我国的大江大河、黄土高原、沙漠和戈壁、亚热带雨林等等，也够得上重大课题。我国当前社会人群如何划分，是否还要像过去那样地去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必特别研究，就可以明白是重大课题。而且我们也不能不研究历史，尤其不能不研究我国当代的历史，反对拒绝接受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能不研究世界；不能不研究文化问题、文化工作，研究文学的社会功用；不能不研究伪科学、迷信、邪教问题……重大课题不少，在这里我不可能都讲到。看来我上面说重大课题有几十个，差不很远。到底哪些应该列入重大课题是要下一番功夫去思考，并且需要认真讨论的。

重大课题之下的一个层次是“重要课题”。属于这一层次的课题，我想会有几百个。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重要”不是一般意义下的“重要”，而是处在重大课题和一般课题之间的一个层次。它和一般课题的区分带有人为规定的性质。如果重要课题有几百个，那么一般课题就会成千上万。至于小课题那就不计其数。

我不轻视一般课题，也不轻视小课题。不研究一般课题和小课题，重要课题和重大课题就会落空。

（三）时代问题

我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从1956年算起已有